



## 鸡蛋往事

□赵解放

身子，经过一阵踉踉跄跄站立后，唧唧唧叫着活泛起来。小鸡一日三餐以饭粒或糠拌饭喂养，也有小孩捉了虫子、挖来蚯蚓投喂。待小鸡渐渐褪去绒毛，抽出羽毛来，需着手搭建鸡笼（鸡窝）了。常见的鸡笼是废弃的破谷箩改制，壁沿开一处比砖块略大的口子，然后覆于地面，垫下稻草或灶灰，便是鸡们的集体宿舍。

记得立夏那天食堂阿姨煮了些茶叶蛋，摆在餐桌给人品尝，结果几乎没人爱吃，令一旁的老前辈感慨起来，带着忆苦思甜的口吻说：“想当年鸡蛋可是好东西呵！好多人家吃不起，也舍不得吃。有的招待毛脚女婿，自家没蛋还去邻居家借。”我停下筷子，接上话：“难怪有句宁波老话叫‘丈母一声诨，蛋壳一奋斗’。”逗得大家发笑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鸡蛋确是稀罕货。记得三十多年前的山区农村，只有逢年过节、来了客人，才有机会“打牙祭”。一般家庭有鸡蛋也不舍得吃，宝贝一样藏在陶甏和小甏里。哪家新媳妇生了娃，亲戚送一包红糖和几斤鸡蛋，称得上是重礼，犹如当前普通家庭送一斤虫草。

我们山里人常说“要吃蛋，先养鸡”。那时候农户普遍养鸡，多则六七只，少则两三只，养多又怕费口粮。鸡的来源有两种，一种外买，一种自孵。每年开春气温转暖，小鸡贩子准会在乡村出现，挑着两个唧唧喳喳喧闹的箩筐，边走边喊：“小鸡要否？——卖小鸡哉！”引得主妇们赶着去挑拣。而选择自孵小鸡的人家只占少数，他们往往选最好的蛋，排列在铺了破棉絮或干稻草的箩筐里，物色“赖孵鸡娘”来趴窝。孵上二十天左右，存活的小鸡会用尖喙啄碎蛋壳，从里头一点点探出小脑袋，再慢慢钻出

养鸡讲究“雌雄搭配”，并按雄少雌多的比例饲养，这有利于鸡群内部的安定团结，提升产蛋率。雄鸡打鸣基本遵循先后顺序和“起承转合”的规律，并非青蛙一样一锅粥似的大合唱。通常某一家的雄鸡先领头引吭发声，再由邻近雄鸡跟进接应，接着稍远处的雄鸡辗转扩散，最后全村雄鸡遥相呼应，一波一波，你来我往，此起彼伏，类似于对山歌的节奏，又宛若一场啼鸣比赛。雄鸡也是山村天然的“闹钟”，用叫声唤醒沉睡的人们，最后为“年夜饭”光荣献身，肉身供过祖先后，被一家人大快朵颐享用。至于母鸡（农村叫鸡娘），尽管功劳高，为家庭创造“财富”，但太过高调而聒噪的举动，受到了男人和小孩们讨厌，有时免不了遭“扫堂腿”和玉米棒子问候。没下蛋前，犹如多嘴婆似的“哆哆哆”吆喝不停，在厅堂或廊檐下踱来踱去，一副自命不凡、舍我其谁的神态。一下完蛋又“咯嗒咯嗒”胡叫海喊，唯恐全世界不知道似的，从鸡笼出来昂首阔步，左右环顾，那副傲睨自若的腔调似乎已目中无物，一来劲敢把雄鸡撵得灰溜溜跑。母鸡的喧闹，在妇女们耳里却是妙乐，格外受用。只要它一叫嚷，她们像接到圣旨一样立马奔出来，猫腰

收取鸡笼里留着余温的“成果”，在掌心掂一掂，一脸满意地返回厨房，随后抓出一把白米或谷子，撒在地面以示犒赏。

家里养着鸡，吃蛋的次数自然比没养的要多些。平常饭桌上十天半月有一碗炖蛋，即一颗蛋炖（蒸）上一大碗，有时掺了笋片、山蒜等佐料，淋上酱油，供一家子呲里呲啦下饭。如遇客人来，则有炒蛋、煎蛋、摊蛋可解馋。当然，在小生日那天，母亲们总不忘煮上一颗白煮蛋。还有每年的立夏，手巧的妇女把早早预备的毛线袋子亮出来，装上一颗鸡蛋，挂在孩子脖子下四处显耀。

早年间我们那个村子年年做戏，大会堂常接待来自鄞县、嵊县的越剧班子。唱戏的费用挨家挨户集资，演员们的伙食却是热心人士自愿提供。我家也邀请演员吃过一次饭。饭后有两位漂亮的“小旦”问我母亲有没有生鸡蛋。母亲捧出几颗，她们又要了热开水和缝衣针，将鸡蛋浸入搪瓷杯十余分钟，取出甩去水珠，捏了针在蛋壳上熟练钻下五、六孔细细的眼儿，然后贴了嘴唇吱吱地吮吸起来，犹如品尝世间美味。待她们蹒跚而去，我摸桌上的蛋，已空空如也。我照此法吸了奶奶家的蛋，在蛋壳孔眼处抹上牙膏，偷偷放回鸡笼。奶奶老眼昏花，拿在手里直纳闷，以为出了咄咄怪事……

这已是久远的陈年往事了，却又仿佛清晰如昨。如今提起，不免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

## 来者可追

□王国安

闲来无事，就会想起一本多年来一直没有读完的名著——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这是法国作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，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、译林出版社出版，厚厚的7卷，2259页，200万字。由于本书篇幅太长，加之原文不分章节，读起来很累。因此，几年下来断断续续读了几卷，始终没有读完。但这部长篇又总是像一个没有被遗忘的老朋友，只要一想起，就会不时地见见面，翻出来阅读一下。这其中的原因，除了这部名著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外，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，毕竟自己已经到了追忆的时候了。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以追忆的形式对往事作了回忆，这些回忆既有童年的，也有家庭生活和历史事件。时间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。那些已逝的时光，时而交叉重叠在一起，时而又游离出去，就像一首多主题构成的交响乐，虽有多个乐章，但又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。

人生也大多如此。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但我曾经听说过朋友有用笔记日记的习惯，从中学记到知青，从知青记到大学。大学毕业以后，又记了几十年的工作日记。等到退休，几十年记下来的日记满满当当好几箱。这日记就像与自己一起生活过的伴侣，不离不弃，白头偕老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虽然人生有多个段落，但用日记连起来就是一个整体。

我也曾经听说过一个朋友在闲暇之时坚持写了12年的电子日记，在电脑里汇集成册。原以为每天的日记就是三言两语，但没想到12年下来竟有50多万字。如果说把人的记忆比作电脑程序的话，那你一生留下来的记忆既是数据，也是回不去的光阴。

是的，已逝的光阴是回不去的，正如孔子所说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时光就像流水一样，日夜东流，一去不复返，谁也阻挡不了。不过，古人也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往者不可谏，来者犹可追。”因此，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”，则是人生的另一种生活态度。虽然往日的时光值得回味和珍藏，但我们也不必沉湎于那些已逝的岁月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有“来者”，来者犹可追。

今年6月，《浙江老年报》曾经对160位老年读者开展“理想与现实是否一致”的问卷调查，其中有一半的老年朋友表示不一致，他们退休后选择了老年大学追梦圆梦。因为在那里，他们可以追求原来没有时间追求的生活，实现没有机会实现的理想。

不知不觉又到中秋，一批批退休后的新老学员跨进老年大学的校门，或有人选择游学等方式开启新的生活。尤其是那些刚退休的，一边告别人生的上半场，一边开始人生的下半场。无论你的上半场是成功的追忆还是遗憾的记录，都已经成为过去，你的下半场已经开始。如果你的上半场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话，那么，你的下半场还可以弥补，来者可追！